

DESHENGMINGHE



YONG

涌动的 生命河

当代青年与马克思主义人生观

广西人民出版社

涌动的生命河

——当代青年与马克思主义人生观

徐纪敏 严 涵

李 哲 谭 泊

广西人民出版社

(桂)新登字 01 字

责任编辑 覃 宇

责任校对 温六零

涌动的生命河

——当代青年与马克思主义人生观

徐纪敏 严 涵

李 哲 谭 泊

出版 广西人民出版社

(邮政编码: 530021)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发行 广西新华书店

印刷 广西区计委印刷厂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张 7.875

字数 141千字

版次 1992年12月 第1版

印次 1992年12月 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7-219-02329-4/D·368

定价 5.70元

总序

作为人的种类属性，人生生死死，永无停息；作为人的个体属性，人由生而死，就完成了他整个的人生。“神龟虽寿，犹有竟时”。一个人的寿命无论多长，也总要寿终正寝。“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五百年”，这正是人生阶段性的反映。

有的人虽死犹生，他们为人类的幸福贡献了一生，他们的人生光辉照亮了后人前进的道路；有的人虽生犹死，他们浑浑噩噩地虚度着人生；有的人崇尚“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的人生哲学，要在有限的人生，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有的人觉得“人生一世，草生一春”，认为人生的演进，如同草荣草枯一样完全由自然规律制约，连跃马扬鞭、叱咤风云的魏武帝曹操，在《短歌行》中也不免发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叹；有人觉得“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世事无定，人生若浮，就像是在做一场梦。宋朝大词人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就有名句：“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在这种人生观的指导下，有些人把真实的人生，看作是虚幻的梦境，“假做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从而失去了人生的激情；有人为了逃避现实的人生，到人迹罕至的地方，与青灯黄

卷作伴，同白云蓝天谈心；有的人“彻悟”到“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便决心乘有限的人生，“唯当行乐，何因愁为”（《北齐书·恩幸传·韩风》）。甚至连宋朝爱国词人辛弃疾也受到这种人生哲学的影响，他在《洞仙歌·访泉于奇师村得周氏泉为赋》中以词赋志：“人生行乐耳，身后虚名，何以生前一杯酒！”这是对人生一种调侃式的嘲讽。

叔本华认为人生彻头彻尾都处在不幸的状态。人生就是不幸，人生就是痛苦。一个人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在他在酣睡时。而不幸的人最不幸的时刻，就是在他觉醒的瞬间。这种悲观主义的人生观，曾使许多人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人生！

尼采认为人生就是一个肥皂泡，最终是一个空无！尼采又常把人生比喻为一个女子，一个妩媚的女子。她无恒、不驯、恣肆，允诺着，也抗拒着，羞怯而又冷漠，无情却又诱人，因而更具魅力。尼采强调要用酒神精神疯狂地对待人生。

原苏联著名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全身瘫痪、双目失明的困难条件下，以惊人的毅力在他不朽的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写下了有关人生的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首往事，他不会因

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古罗马哲学家埃辟克拉斯曾说过：“人生不过是一座大舞台。”在这个大舞台上，人们各自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有时根据规定的场景，有时又转换着自己的角色或戴上不同的面具。在人生这个大舞台上，既有威武雄壮的场面，也有孤寂冷寞的身影；既有喜剧，也有悲剧，抑或是悲喜剧，或者是闹剧、丑剧。可是不论是谁，在离开人生这个大舞台时，都只不过是黄土坑中的一具骷髅，或者是从火葬场大烟囱中冒出的或浓或淡的缕缕轻烟！这种游戏人生的观点，曾经使不少人为之倾倒，拍案叫绝。可是戏弄人生的人，最终必将被人生戏弄。

人既然来到了人世间，就必然要担负起人生的责任。面对人生，当代青年常在认真地思索着一个问题：人生究竟是什么？

有人认为，人生永远是一个谜，是一个真正的斯芬克斯之谜。阿波罗神庙中的神谕不是庄严地写道“认识你自己”吗？这正说明认识自我的困难，认识人生的困难。

有些人带着迷茫的神情，注视着人生的风云变幻；有些人以虔诚之心向着冥冥之神祷告，乞求人生的幸福；有些人以呼天唤地般的激愤追问苍天：“什么是人生？”有些人苦苦寻求人生的答案却终无结果，只得发出“唉！人生真使人失望”的叹息。

很多年轻的朋友在进一步思索“我应当怎样度过宝贵的一生”。几乎没有一个有志青年愿意把自己的青春年华付与那一江春水。因此，每一个既将踏上社会、走向生活、开始新的人生途程的青年人，都希望能得到长者的帮助，以便能更好地思索“人生”这个严肃的课题。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希望所在。对当代青年进行理想与人生的教育，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在国际风云变幻和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今天，帮助当代青年确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引导当代青年正确解决他们的人生问题，显得更为迫切。毫无疑义，对当代青年进行人生理想和人生价值取向的教育，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以认识历史发展规律为前提，只有认清了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趋势，我们才能自觉地顺应这一历史发展趋势，使人生道路的选择不致违背历史发展的潮流。

人生与社会,与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同的社会条件和价值观念,决定着不同的人生途程;各种复杂的环境因素,也影响着人生道路的选择。人生途中,有许多未知的因素。这使得人生到处都有使人幸福、愉快的机会,也隐藏着使人痛苦、不幸的陷阱。这种种人生不确定因素的存在,使人特别容易相信有一个人格化的命运之神在操纵着人生。如何从这种很不确定的人生命运中,找到影响人生途程的确定性因素,发现人生的规律,这显然是人生研究的重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人生,一代人就有一代人特殊的人生问题。这就要求我们除了研究人生的普遍性问题外,还要注意研究当代青年特殊的人生问题。这样才有助于当代青年更好地理解人生,才能使人生研究更好地指导当代青年的人生实践。

理想有着永久的魅力,它通过人的奋斗和追求可以变为美好的现实。孩提时代,理想是描绘未来的彩笔;当青春之蕾在花季中盛开时,理想是起锚待启航船上的风帆;当走上了艰难而平凡的人生之路时,理想是我们与命运决斗的武器;当我们迷失方向时,理想是天上的北斗;当我们气馁或疲惫时,理想就像是阳光、雨露和春风,滋润着我们的心田,使我们的血管里永远涌动着一股股热流,让枯萎的生命之树

重新蓬勃出生命的活力。

我们这一代青年，生活在关系到我们伟大祖国的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时代要求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我们的胆子就应当大一点，要发扬青年人敢闯敢干的革命精神。我们这一代青年人的理想，应当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实现。理想，既是我们人生的目的、心灵的归宿，又是指引我们前进的路标，是我们从事伟大事业的热情和力量的源泉。

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点燃着我们的青春之火，激发出我们的聪明才智，唤起了我们奋发向上的精神。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通过一代又一代青年的身体力行，必将会得到实现。

在历史上，越是价值观念发生转换的时代，人们对理想和人生问题的探索就越是活跃。我们这套《理想与人生》丛书就是在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过程中，对理想与人生的凝思与探讨。

在这里，我谨代表丛书所有作者，向一切关心、爱护、支持、鼓励和帮助丛书的写作和出版的同志表示由衷的感谢。我们也十分希望青年朋友在阅读后，能及时向我们反映你们的要求、意见和建议。

徐纪敏 1992年4月2日于

南京工程兵工程学院南园《淡泊致远》南

邮编 210007

前言：世界观、人生哲学与人生观

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人，也就有各式各样的人生。

有人崇尚奋斗的人生，主张斗争哲学。他们希望自己短暂的人生能在这个世界上留下深刻的痕迹。他们企图引导或改变世界发展的方向。他们的人生，或充满了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或包藏着鲸吞寰宇的勃勃野心。

有人向往战斗的人生，主张英雄哲学。他们希望自己的一生充满了惊涛骇浪。他们愿意为了胜利而冲锋陷阵，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的人生，或记录着他们与死神拚搏争战的勋绩，或成就了惊天动地的伟业。

有人喜欢清贫的人生，主张“空空哲学”。他们希求简朴的生活，愿意“赤身而来，空手而去”，落得个“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他们的人生，或是随遇而安，像白云流水那样，无所追求；或是安于现状，不想为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而劳心费神。

有人沉缅于纸醉金迷的人生，主张享乐哲学。他们认为，脱离了爵士乐、狐步舞、混合酒和异性，他

们的人生就失去了灵魂。他们像垂柳一样随风飘荡，既不去深思自己的人生是否对他人有益，又不想为别人的快乐牺牲一点什么。他们的人生，或因迷恋灯红酒绿而丧失自己的个性，或因追求一掷千金的豪放而导致自我的癫狂和堕落。

有人寻求探究的人生，主张“学人哲学”。他们希望自己的人生能解答出宇宙中各式各样的斯芬克斯之谜。他们不愿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只想在宁静的书斋里苦思冥想。他们的人生，或保持着从容矜持的学人风范，像是闲坐在树荫下给孩子们安静地讲述人间种种悲欢离合故事的老人，或沉浸在遐想的空间，编织着奉献给智慧女神的七彩长裙。

有人渴望静谧的人生，主张“神仙哲学”。他们希望在荒僻的乡野山庄终老一生。他们弃绝尘世，与高山流水倾谈，与白云蓝天为伴。他们的人生，或是苦中作乐地在不完美的现实世界里享受一点大自然的美与和谐，或是在浑浊的现实世界之外找一处净土，以期与碧虚寥廓同流，过一种神仙似的生活。

有人羡慕牧童的人生，主张“田园哲学”。他们幻想自己的生活像一曲无忧无虑的田野牧歌。他们用

诗情制出一支牧笛，吹奏出人生全部的安宁、和谐与幸福。他们的人生，或像一个乐师，寻找着人生最恬静、最耐人寻味的优雅，竭力捕捉那清越缠绵笛声的余韵，或像是热恋中的少年，在夜深人静时，还留连在黄昏时分曾与钟情少女幽会的溪边，尽力回味着从她身上发出的阵阵幽香与清芬。

有人宣扬迷糊的人生，主张“庸人哲学”。他们活了一辈子，却始终不明白什么是人生。他们只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过着平庸、平凡的生活。他们的人生，或是像草木鸟兽一样，完成着大自然赋予他们的使命——长大、结婚、生儿育女、衰老，直至死亡，或像生活在荒岛上的罗宾逊，不知秦汉隋唐，不知子丑寅卯，自然地生，自然地死。

有人实践混沌的人生，主张“混沌哲学”。他们糊里糊涂地走完了人生的旅途，直到临死时才如梦方醒。可为时已晚。他们的人生，或自始至终没有一个足以称道的人生，或浸没在“生即是死，死即是生”的混沌状态之中。

真正的人生应该是从懂得“什么是人生”这个问题之后才开始的。一个人，只有懂得了人生，才会珍

惜人生,爱护人生,规划人生。然而因为人是群体的动物,所以人生又并不只是个体生命的延续,它是个体的生命与社会环境的复合。正因为这样,所以个体的人生常常又并不完全由个人主宰,而是个人主观的努力和社会环境挤压的结果。那种完全放弃个人努力的人生,只能称作是一种自然生态;而那种完全不顾社会环境的制约,片面追求自我设计的人生,也只能是一种镜花水月式的幻想人生。

由此可知,要懂得人生,就要懂得社会,懂得自己。凭着蛮劲和冲动去显示人生的“价值”,这是对生命的伤害;不能充分发挥自己主观能动性的人生,则是对生命的浪费,这两种极端都不能显现出人生的真谛。人生虽然因人而异,但是根据社会的需求和个人的条件,善于审时度势地运筹人生,经营人生,这却是一切成功的人生共同具有的最重要的特点。该拼搏时要拼搏,该飘逸时则飘逸,这样才能得心应手地驾取自己的人生之舟,绕过纷繁复杂人生之海中一个又一个的暗礁险滩,胜利地抵达生命的终点。

然而,一个人要运筹人生,经营人生,就必须回答“人活着究竟为什么”的问题。

这就是人生观的问题。

可是，一个人真的必须要先搞清楚“人活着究竟为什么”的问题才能生活吗？那也不见得。世界上确有许多人并不知道什么人生观，照样活得很快乐。不过人生来就有一种好奇的本能，对许多事常常要追问“为什么”？

“人为什么要活着”，或者说“人活着究竟为什么？”就是源于人的这种好奇本能而产生出来的一类问题。

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对这类问题思索后的答案是很不一致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不同的人生有不同的人生追求，另一方面是因为不同的社会环境对人生的要求也不尽相同。由于哲学家是一些对于人生问题进行过深入思索的人，因而他们对于人生问题的答案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着当代人或后代的人生。尽管人们并不需要成为一个哲学家后才能开始自己人生的旅途，然而“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人生，与“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的人生却是大不相同的。如果说前者只是一种直觉的人生的话，那么后者就是一种理性的人生。直觉的人生虽然不乏有

快乐的时光,但这种快乐,只是一种混沌、原始、浑噩状的快乐,还谈不上是真正的自觉的快乐。理性的人生虽然也不乏有痛苦的时刻,但这种痛苦,却是在更高层次上经历着的人生,是一种比直觉的人生深刻、清晰、自觉得多的人生。

人类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进化过程,人类对人生的思考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婴儿和稚童的生活,并不需要什么人生观的指导。可是随着人的社会化程度的提高,逐渐成长起来的人必然会受到这样或那样的人生观的影响,并在相应的人生观的指导下生活,甚至还会进一步萌发探究人生意义的动机。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人生观看作是世界观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把世界观和人生观看作是一种包含与被包含的属种关系。当然,如果我们把人生也看作是整个世界(自然界)的一部分,那么对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这种认识显然是不错的。可是,如果我们把人生当作是一种特殊的自然物的发展过程的话,那么它就应该从世界上其它各种事物中分化出来。因此,与其说人生观和世界观是部分与整体的关

系,还不如说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更为确切。

就最一般的意义来说,人们对人生的看法从属于人们对自然界万事万物的看法,这样,人生观就是世界观的一部分。然而,人是自然界中最特殊的一个类别,所以人又有许多不同于自然界其它万事万物的特殊性。因此,包括了人生观在内的世界观,应该被称作广义的世界观,而不包括人生观在内的世界观,则应该被称作是一种狭义的世界观。

仔细分析一下,不难看出,世界观显然属于哲学的范畴,它要受到哲学基本问题的强烈影响。所以人们常常说,世界观是人们对于世界的根本看法,而哲学就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世界观与哲学是一回事。世界观的研究对象是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在内的最一般的规律;它要回答的问题是: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世界的起源、发展、现状与未来是什么,人类能否认识世界,怎样才能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等问题。它包括自然观、历史观、方法论、认识论等一系列分支领域。

人生观从本质上来说,却应该属于伦理学的范畴。人生观把人生作为研究对象。它所要研究的特

定问题是：对人生应当怎样看，人活着究竟为什么，人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怎样活着才算是有意义的人生等问题。它着重对人生的各个阶段和各种经历进行研究。它包括幸福观、生死观、苦乐观、荣辱观、道德观、友谊观、婚恋观、家庭观等一系列分支领域。这些问题都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具体问题。对于这些具体问题的研究，当然有别于对整个世界一般规律的研究。

世界观要受到哲学基本问题的强烈影响，人生观却较少受到哲学基本问题的影响。换句话说，即使人们搞不清楚是物质第一性，还是精神是第一性这个问题，并不妨碍人们有快乐、幸福、有意义的人生。任何一种世界观，都无法回避哲学的基本问题，因为对于哲学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正是各种世界观的根本区别所在。世界观体现了各种不同的哲学派别与哲学路线，因而它具有鲜明的党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共产主义世界观就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它不是任何别的阶